

刀口舔血 以命相搏 一个老千的无常人生
千门八将 踏雪留痕 赌场江湖的终极罪恶
中国揭赌小说第一人



【长篇小说】臧小凡◎著

臧小凡◎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王

文字编辑：文

封面设计：封

责任印制：任

出版发行：出

社址：社

电话：电

网址：网

定价：32.00元

印次：2007年10月第3版，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280千册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25

(江苏文艺出版社书号：J229.2-324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 (2007) 第02519号

IV.1543.2

I. 臧... II. 臧小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J229.2-3249-3

3007.4

编辑：臧小凡著，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摊牌 / 臧小凡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99-2549-3

I. 摊… II. 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2119 号

摊 牌

著 者: 臧小凡

责任编辑: 于奎潮 丁 卉

文字编辑: 张建华 马志明

封面设计: 武未未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9.25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2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549-3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倒挂金钟

1. 赢了200万	2
2. 第一次“上班”	6
3. 投饵30万	9
4. 我有那么傻吗	15
5. “一指禅”	22
6. 魏老八的处世哲学	30
7. 中国这么大，哪里都可以耍	34
8. 替我找“政府”讨根烟	41
9. 一个屁，一个巨大的问号	46
10. “我吃肉就不能看着你喝粥”	55
11. 记住，十赌九诈	60
12. 不当三只手	66
13. 基督山伯爵咬了北极熊	72
14. 刘萍出事儿了	77
15. 空穴	81
16. 我很想念童安格	89
17. 再见“一指禅”	94



第二部

空手道

1. 凶案，发生在我眼皮底下	102
2. “两块钱”的封口费	105
3. 被她的脚趾俘虏了	110
4. 你是我的敌人	116
5. 隔壁的婆娘和古代诗人	122
6. 男女声二重赋	127
7. 十三张全换	132
8. 我把奶狗看白了	141
9. 复仇未遂	145
10. 不打无准备之仗	150
11. 火车上的林志炫	155
12. “技术课程”明天开始	161
13. 梁姐的“钳工”史	166
14. “碾子注”	172
15. 输赢是孪生姊妹	177
16. 要尊严还是要赢钱	181
17. 是翻开底牌的时候了	186
18.	191
19.	191



第三部

踏雪留痕



1. 赌场开在休闲山庄	194
2. 丰乳肥臂马蜂腰	200
3. 菩萨太多	206
4. 输红了眼	211
5. 到底赌出了人命	216
6. 出来混，迟早要还	220
7. 血酬	224
8. “回——四——川！”	229
9. 斩断“弹花手”	234
10. 跑了“气胸”，来了刘萍	240
11. 100万“水钱”	245
12. 狱中往事	250
13. 本色	258
14. 没理由不赢	264
15. “澳门大亨”	269
16. “带……我……回……家……”	276
17. 押上性命	280
18. 雷鸣的老伎俩	285
19. 逃无可逃	292



第一部·倒挂金钟

“这叫‘倒挂金钟’，不是用手指，而是用脑子精心设下陷阱。我们经常说，打你狗日的‘倒挂’，指的就是这个。”

……

……

……

……

……

……

……

……

……

……

……

……

……

……

……

1. 赢了200万

我经常做这样的梦。

深夜，一如既往的静谧，喧闹的城市像被夜色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布，如魔术师表演魔术一样，黑布下鸦雀无声，谁也不知道黑布下面将要发生什么。此时，一直躲在黑云身后的月亮浅浅笑着，慢慢走了出来，木讷的大地沉重而羞涩，蜷缩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躲避着月亮的媚眼，月亮却肆无忌惮地从云层后露出半截身子，解下身上仅有的一层薄纱，蠕动性感的臀部……

黑布下有一间毫不起眼的小屋，屋里的人没时间理睬月亮和大地的恋情，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桌上的扑克牌和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

小屋是一间舍弃多年的仓库，通往仓库的土路杂草丛生，已经很久没有人过来了。

仓库里空气潮湿，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霉臭，夹杂着墙角发出的一股死尸的气味，令人窒息。那是从一只死去不久的肥大老鼠身上散发出来的，老鼠静静地倒卧在那里，灰色的皮毛乱七八糟矗立着，它圆睁着恐怖绝望的眼睛，似乎在观察着这些突然闯入的赌客。

坐在我对面那个人已经连赢了六个回合。

赌桌上方的灯罩拉得太低了，我根本看不清那人的长相。灯光正好把他的脸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漆黑一团，甚至看不清他的眼睛在什么地方，下半部分是一副又肿又厚的嘴唇朝前凸出着，一根接一根的“万宝路”香烟在厚唇间滚来滚去。

他的手指又细又长，灵活地翻动着扑克。

这是一双在赌桌上吃钱的手。

坐在我身边的魏老八不动声色地抽着烟，时不时摆弄一下手指上的钻戒。黑暗中，他的眼睛最亮，像森林中的一匹饿狼，静静地守候着猎物。

空气像凝固一样，一屋子人都仿佛暂时停止了呼吸。

赌局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我的脑部开始缺氧，一阵阵的晕眩开始袭击我。我试着挺胸做了次深呼吸，让自己的肺部多吸进一点氧气，肺部的氧气可以迅速提供给大脑，以便让我冷静而缜密地思考，但是不行，我担心呼吸加重的声音会打破眼前的平静。

我知道眼前的平静蕴藏着巨大的危险，甚至会危及我的性命，但赌局已经到了尾声，我必须出千赢下这一局。必须出千！！！否则我和魏老八带来的100万元就会付之东流。

我的脊部开始渗出汗水，浸透了里面的衬衣，我的背部黏糊糊的，随即一片冰凉。不行，晕眩已经影响了我的视力，我又一次尝试往肺部吸气，这次成功了，我的肺部顿时舒服多了。还有，此时此刻我一定要尽量保持我的每一根手指不能颤抖，不能让对方通过我的手指窥见我的心理活动。

作为一个赌徒，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读过《动作语言学》，上面关于手的符号描述可以作为赌徒必须掌握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功，因为人是一种很会隐藏情绪的动物，可以很好地伪装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手不行，它一定会暴露你的忧虑、焦灼、羞涩、紧张、胆怯与愤怒，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谈判技巧书全都把手列为谈判中观察对方的重点因素。

关于这一点，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对赌徒的手作过出神入化的描写：“赌博者的手更能流露心性。因为所有的赌徒，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赌徒，很快就能学到一种本领，会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都会在衬衣硬领以上挂起一幅冷漠的假面，装出一派无动于衷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的纹缕，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惶乱，镇定眼神不露显著的急迫，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暴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真不愧技术高妙。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痉挛不已地全力控制面部，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两只手，更忘了会有人只是观察他们的手，他们强带欢笑的嘴唇和故作镇静的目光所想掩盖

的本性，早被别人从手势里全部猜透了。而且，在泄露隐秘上，手的表现最无顾忌。因为，无可避免地，必然会有一个瞬间，所有这些竭力约制似有睡意的手指会因一时疏忽一齐脱出束缚：那就是在转轮里的圆球落进码盘，管台子的报出彩门惊心夺魄的那一秒钟，就在这一秒钟，一百只手或五百只手不由自主纷纷有所动作，因人而异各具个性，种种潜在的本能全都表露无遗。”

我的手控制得很好，这不单单是一双赌徒的手，更准确地说，是一双出千的黑手，我对它们的操纵胜过我的面部。

远方忽然传来几声狗吠，突兀而紧张，像冲锋信号。

我看到那人又是三条 JACK。

他今晚的手气太好了！

魏老八冷笑起来，我知道这是他给我的暗号，这一局我必须施展我的“空手道”绝技，否则一天一夜的努力将全部付之东流。

桌子下方藏着一把崭新的、上满子弹的六四式手枪，用黄色的宽胶布贴在桌子反面，保险早已打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那个人不是孤胆英雄，他身后站着四个马仔，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竖眼，但显然没有把我和魏老八放在眼里，他们抱着双臂，表情松弛，双腿交叉着，嘴里叼着香烟。

万一我出千失败——我是说万一，我会以闪电般的动作抽出桌下的手枪，左边两人是我的目标，右边三个人是魏老八的，他腰间插了两把六四式手枪。

必须一枪毙命！否则陈尸仓库的将是我 and 魏老八。

我摸起了三条 QUEEN。三条 QUEEN 对他的三条 JACK，就看翻开的底牌是什么了。

我把面前厚厚的人民币推了出去，只能孤注一掷，没有退路。

我底气十足喊道：“SHOWHAND！”

那人不动声色地也将他面前的钱推了出来，表明他的决心。

这一局输赢在 200 万之间，结局只有一个，不是他赢，就是我赢，不存在平手。

他丝毫没有犹豫，在推钱的同时，也很有信心地将底牌翻了出来。果然，是四条 JACK。

下面看我的！看我的手！！

现在，仿佛全世界的目光都停留在我这双手上。

我伸出左手——拿起底牌——然后递给右手——准备翻开，这个动作我已经在那人面前重复表演了一天一夜。重复一个动作的目的是麻痹对方，让他知道这是我的习惯动作，他开始也许会怀疑我有什么猫腻，这是赌徒应有的戒备心，但重复了一天一夜，我的动作没有一丝一毫出千的迹象，何况我一直在输，即使偶尔赢几个回合也属于非常正常的范畴。他显然已经不在乎我这个动作了，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悠然点起一根香烟，慢慢吸了起来。烟雾弥漫着，阻挡了他的思维。他不知道，这个动作是我施展“空手道”时必须做的，就像魔术表演前的铺垫。

我屏住呼吸：左手拿牌——塞进袖口——同时——几乎就是同时——右手袖口弹出那张隐藏很久的牌——它同时出现在我左手上。翻开，不用怀疑，是我此时最需要的，红桃 QUEEN。

这一系列动作必须在 0.5 秒内完成。

为了这一动作，我没日没夜整整练了三年，已经到了天衣无缝肉眼无法分辨的地步。

我有了四条 QUEEN，出千成功了，我们赢了。但是，我并不想急于翻开底牌，胜利的喜悦要放在脑子里慢慢释放出来再细细品尝才够味。我拿起我的底牌，然后又放下，倒扣在桌子上。

那人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然后颓然软了下去。他知道他输了。

“我想尿尿！”我站起身说。

推开房门，深夜的清新空气夹杂着月亮和大地做爱后的气味迎面扑来，我大口大口呼吸着，我的心“咚咚”跳着，我取出左袖口里偷的牌，将它撕成碎片，扔向漆黑的夜空。

赢了！一夜之间我们有了 200 万。

我扯开拉链，掏出一一直勃起现在已经软塌塌的私货将憋了一天一夜的浊尿向空旷的黑夜射去……

2. 第一次“上班”

魏老八在逃亡一年后悄悄回来了。

下午六点半左右，我和梁姐来到了M市火车站站台。

梁姐是我的赌术老师，闻名遐迩的巴蜀出千皇后，我的拿手好戏空中换牌——也就是赌坛上令人闻风丧胆的“空手道”——就是她传授给我的。

天气真他妈冷，阵阵凛冽的寒风从车站后面的山上吹来，我不禁缩紧脖子，全身打着寒战。站台上冷清清的，没有几个候车的旅客，倒有两个衣衫褴褛的民工坐在站台上打瞌睡。远处过来几辆卖盒饭的小车，被几个头戴白色圆帽的中年妇女推着，车轮在凹凸不平的站台上发出唧唧嘎嘎的怪响。

梁姐问我：“你猜他会装扮成什么样子？”

我说：“还不是那个毬样儿！一身名牌，气宇轩昂，看上去不是社会精英就是一暴发户。”

梁姐不以为然，“现在风声正紧，差不多成过街老鼠了，他还敢那么招摇？我感觉没准儿他会装扮成一个打工回家的民工，混在下车的旅客里，谁能认出来？”

“就像一条善于保护自己的变色龙？”

梁姐点点头，严肃地说：“对对！记住，这是做我们这行最基本的素质要求，跟演员差不多，要能在不同的戏里转换不同的角色。”

我说：“对，变色龙在植物性神经系统的调控下，通过皮肤里的色素细胞的扩展或收缩来改变自己的颜色，但是梁姐你别忘了，变色龙的左右眼可以各自单独行动，魏老八要是变成那样，那还不把我们俩吓跑了？”

梁姐被我逗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干脆我俩打个赌吧？”

“赌什么？”

“赌谁先把他认出来，赌注100元。”

“成交！”

梁姐就是这样，她在教授我赌技的时候，总不忘营造赌博的氛围，无论什么事情什么场合，她总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能用赌博的方式来解决。我俩经常坐在路边赌过往汽车牌照尾数是单还是双，赌注总是100元，一会儿她赢，一会儿我赢，打发着每一个无聊的下午。输赢当然不重要，但梁姐似乎在引导我，一个赌徒不能放过任何可以参赌的机会，他的大脑应该时刻为赌博准备着，哪怕采取的方式显得幼稚可笑。

6点53分，由重庆开往西安的直快准时驶进了车站。

我赢了。我一眼就认出了魏老八，他再怎么化装也不逃不过我的眼睛。

魏老八穿一件长过膝盖的黑色大衣，领口围着一一条带暗格的全毛围巾，头发修整得溜光锃亮，鼻梁上还架了一副老式黑边眼镜，嘴唇上边粘着一撮浓密的小胡子。

一个在道上混的人偏要打扮成老学究，文绉绉的，简直不伦不类。我和梁姐忍不住笑了起来。

魏老八走到我面前，逞能似的问我：“你仔细观察一下，我像不像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

“像！”我笑着答道，“像汉奸，但更像解放前上海滩的‘包打听’。”

几个车站派出所的公安一直往我们这边打量。魏老八说：“此地不能久留，赶快出站！”

出站后，魏老八立刻把僵在脸上的笑容藏了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准备上战场吧！”

“上战场？要我赌吗？”我心里咚咚直跳，压抑不住兴奋地问。

“是的，该你出手了，梁姐说你完全可以上桌。”

“跟谁赌？”

“一个在马尔康开金矿的老板，是个‘老西儿’，长期在雅安赌牌。”

“有几分把握？”

魏老八哼哼冷笑着说：“老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想我会去吗？”

我们迅速来到怡人茶楼，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魏老八对我进行了最后的“战前部署”。他压低嗓音说：“这是你第一次上班，我下面的每句话你都一定要牢记在心，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我们大家全部玩儿完。”

天。“你说吧。”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到达雅安后，我们俩就装作从没见过面的陌生人，谁也不认识谁。你的身份是一个到雅安芦山做大理石生意的广东老板，你现在姓杜，叫杜国安。你有摹仿各种方言的能力，你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现在就利用这种优势，从今天开始你就操一口广味普通话。记住，千万别冒出半句四川话，否则全部穿帮。我们分手后，你就去雅安宾馆登记，手机要24小时打开，我随时与你联系。晚上有个‘雅妹’陪你，她也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你放心使用，她会给你介绍芦山大理石及广东老板在雅安的生活概况。另外你也要迅速适应雅安口音，不然的话，有些关键词你根本听不懂。她的身份表面上是你在雅安包的‘二奶’，实际上是你的贴身保镖。”

“保镖？我还有保镖？”我惊奇地问。

“是的，安全第一，生产第二。这个雅妹一身武功，雅安的混混没人敢惹她。”魏老八接着说，“第二天开始，你们就形影不离，出双入对。我会用电话通知你下一步如何行动。”

魏老八转身将一个黑提包放在桌子上，说：“这里有30万元，是我们的‘母子’（本钱），你把它带在身边，我们俩再见面时，就只能是在赌桌上了。那时，我们俩已经变成一对陌生的对手。”

“一对不共戴天的对手吗？”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开始做戏了，我在自己的腔调里加足了广东味儿。

“对，赌桌上的对手只能不共戴天，甚至超过杀父夺妻之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惟一不同的是，我俩是假冒的对手。”

说实话，我对这个角色还不能一下适应。

魏老八接着说：“我代表那个金矿老板出战。记住，要掌握好节奏，第一天你要磨磨蹭蹭而又不失痛快地把这30万元输给我，目的是极力拖住他，让他含着甜头，并且约好下一场赌局时间。赌桌上你打开手机打开，有人会打进电话通知你如何下注的，你要用纯正的广东话回答，如果说不好胡编乱造都可以，味道接近就行，反正没人听得懂，你只让他们误以为你在谈大理石生意，目的就算达到。”

我点着头，努力记住他说的每一个字。不过对一个职业赌徒来说，超

强的记忆力是最基本的条件，我相信自己完全具备这一点。

魏老八从提包里掏出一只足金手链和一只铂金钻戒递给我，说：“你到成都后，立即买一身名牌西服，把这些也戴上，从头到脚彻底包装一下，你现在必须装扮成一副家财万贯、吃不完要不完有钱没处花的样子。就看你的演技了，也是考验你心理素质过不过硬的时候。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摇摇头。

3. 投饵 30 万

一辆深色的 2000 型桑塔纳风驰电掣般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

我仰靠在松软的椅背上，微微地闭上眼，默记着这次行动的每一步细小的环节。雅安、芦山、大理石、广州、雅妹、30 万元……我逐渐进入了角色，只等导演一声令下。

另外，我对将要遇到的“雅妹”很感兴趣。雅安美女闻名四川，雅妹是川内对她们的爱称。她是怎样一个雅妹？真的如传说中那么漂亮吗？

车子驶进雅安市区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天空淅淅沥沥飘着毛毛细雨，路面上湿漉漉的。本来就是一个阴冷的冬天，在绵绵淫雨中更觉得寒气逼人。

桑塔纳在雅安宾馆门口停了下来，我知道该与魏老八分手了，也就是说，我要独自面对在雅安的一切了。这个时候我反而平静了许多，我为自己设置的很多惊悚紧张的情节此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我可以面对这一切。

临下车时，魏老八拍了拍我的肩，什么也没说。该交代的全交代了，此时的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

我头也没回，提着那 30 万元，径直朝宾馆大厅走去。

登记好房间后，我将浴缸放满滚烫的热水，三下五除二，扒光衣服跳了进去。此时我真有点疲乏了，正好可以用热水按摩我绷紧的神经，也可以静静地躺在舒适的水中慢慢梳理我的思绪。楼下可能是家夜总会，一男

一女鬼眉目眼地唱着《相思风雨中》，你一句我一句，越唱越起劲，一种憋着要下蛋的声音。

我足足泡了1个小时，早已饥肠辘辘，下楼买了些卤鸡卤鹅，顺便提了一瓶红酒，回到房间就大吃大喝起来。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魏老八打来的。

“喂！你住在几号房间？”

“1616房。”

“不紧张吧？”

“不！我相当镇静。”

“那就好。你的保镖马上过来了，上面是皮夹克，下面牛仔裤，身高一米六几，名字叫刘萍。具体事情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你今晚先享受一下吧。”说完，他暧昧地笑着挂了机。

我摩拳擦掌，又猛灌了几口红酒。

不到10分钟，门铃响了。我推开房门一看，来人果然如魏老八描述的那样，更让我惊喜的是，她真的非常漂亮。为慎重起见，我还是问了她的名字。

“刘萍。他们没跟你说吗？”她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很深，非常迷人。

走进房间后，她一下子将皮包甩在床上。借着灯光我开始打量她，她非常年轻，顶多20多一点，性感的臀部被一条发白的旧牛仔裤紧裹着，尽管有厚厚的皮衣，但仍挡不住高耸的胸部勾画出来的优美曲线。

看到我不声不响端详她，她也歪着头，瞪大明亮的眸子端详着我。我实在想不出这么清纯美丽的女孩竟然有一身过人的武功，而且还在雅安的黑道上呼风唤雨，这实在不能在我心目中划上等号。

“我先洗个澡。”说完，她当着我的面脱得只剩三点式，哼着小曲冲进了卫生间，撇下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胡思乱想。

浴后的她更加美丽，湿漉漉的头发垂在肩上，一股诱人的女人味沁入我的肺腑。她点上烟，悠悠地吸着，慢慢吐着烟雾。我给她倒了一杯红酒，她仰头一饮而尽，然后妩媚地冲我一笑，说：“上床再谈吧。”

太……太快了吧？连我都觉得有点唐突。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笑

着说：“不要乱想，我们只是谈工作。”

躺在松软的席梦思床上，一种熟悉的冲动袭击了我，我伸出手轻轻揽住了她。她一边悄悄抵抗着，一边郑重其事地说：“明天将要进行的赌局不是特别关键，主要是钓鱼，你放出诱饵，只需将钱痛痛快快地输给魏老八就行，但是你必须了解你所扮演的广东老板到底在芦山干些什么，否则对方万一问起来你岂不一头雾水？”

我身体中那股燃烧的火焰被她这番冰冷的语言浇灭了，我渐渐恢复了平静，说：“现在讲讲芦山的大理石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刘萍说：“这种大理石只有芦山才出产，取名‘芦山红’，畅销欧美。广东那边的老板长期驻扎在这里，他们几乎每人都包了‘二奶’，而且特别喜欢赌钱，对钱也满不在乎。而那个老西儿，是个很有钱的金矿老板，也是嗜赌如命。这次介绍你跟他来一场豪赌，我想一定非常精彩，当然前提是到最后我们必须赢。”

我陷入了沉思，这场赌局一定玄机重重，不知道我能否轻松地驾驭它。

刘萍见我深锁着眉头，忙用手在我眉毛上抹了几下，说：“你刚出道啊？别想那么多了，结局是早已安排好的，你也无法左右，跟着感觉走就是了，反正我只负责你和那30万元的安全。”

说完翻过身去，用被子蒙着头，剩下我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这一夜我有点失眠，已经是深夜了，四周像死一样地静寂，惟有淅淅沥沥的雨点，断断续续地砸在浓密的树叶上偶尔会打破静寂。身边的刘萍早梦到爪哇国里去了，嘴里不时说着呓语，性感的臀部不停蠕动着。我披上睡衣，点上一根香烟，顺手打开电视机，正好是刘德华、瞿颖、关之琳合演的一个手机广告，刘情圣脱下西装挡住瞿颖背部裂开的拉链，好像很绅士，我知道女人喜欢这个广告，因为她们喜欢这种包藏在呵护下的勾引，这至少看起来不那么龌龊。换了一个频道，是李修贤演的一部老枪战片，我有点喜欢，不由自主地看了进去，但片中密集的枪声使我根本无法平静，我不禁想起明天将要面对的赌局。我拉开放在沙发上的黑色皮包，看着包里叠得方方正正的30万元发呆……